

## 停不了的執着 強迫症式字詞教學

眾所周知，學習動機是孩子自發學習的關鍵，也是語文教學與研究的重要目標。可是，數以億元計的教育研究投資，也未必能平衡 2003 年以來，教育局所編的《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》對學習動機的打擊。

《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》出現後，各校奉之為天書，一律嚴守，如不跟正字，就是錯。對此，坊間戲稱為「強迫症教學法」或「執字粒」……

據教育局所言，《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》以「循科學方法更新學習詞彙，以適應社會語言發展」為目標，前言提出「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結果」、「貼近社會」、「語境中自然地學習」，先把好話說盡，再以最嚴謹的規範把九千多字詞收錄表中。此後，各校一律奉之為天書，一旦學生字體結構不合，如「月」字旁的下畫沒寫成一剔、「告」字上方沒寫成「牛」、「拐」字左下方不能寫作「力」等，一律視為錯字，扣分處理。對此，坊間戲稱為「強迫症教學法」或「執字粒」。

### 家長成驚弓之鳥

誠然，字詞規範可以減少爭拗，成為應對怪獸家長的重要憑藉，但它所引起的副作用，也是不能忽視的。

對家長而言，這令他們難以輔導課業。一直以來，家長在輔導課業和溫習方面擔當着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，也與子女學習成績直接掛鈎。然而《字詞表》的出現，令不少家長深怕教錯孩子而卻步。這不只是一般階層，筆者身邊的專業人士，乃至大學教授級的同事，對着孩子課業也不敢給予肯定答案，精力都花在翻書查 Apps 之上。

### 教師耗大量精力

對教師而言，儘管規範字詞能幫助他們應對怪獸家長，但他們必須在課堂上耗用極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作示範，以免學生寫錯，其後又必須瞄準一點一畫來挑出每字錯處，再強迫學生改正，這令教師難以集中教學設計來啟迪學生的語文之美。畢竟，

即使再有趣的活動，再創新的教學法，只要「執字粒」不夠嚴謹，查簿時依舊被貼滿標籤，發回重改。

對學生而言，他們也沒空漫步於詩詞林苑、品位美文的清新雋永。日復一日的交叉和改正，除不斷打擊孩子自信及書寫意願外，也讓他們認識到文字標準比文采橫溢更重要，因每字五分扣下去的話，即使巴金、朱自清再世，也足以被扣至重考。所謂學教喜悅，早成為了以生命折磨生命，從雞蛋挑出連串骨頭的「執字粒」遊戲。

對學生影響深遠

在面向二十一世紀，強調通識、創意與批判思考的知識型經濟下，為何學校還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，罔顧學生學習動機，堅持一點一畫地「執字粒」？這真的沒有意義嗎？也不盡然。

過程中，學生學的不只是語文，更習慣了如何面對強迫症上司的無理要求，以及「規範至上」的重要性，皆因這兩點凌駕於所有「源流」、「約定俗成」或「文化差異」。未來新一代一旦發現現實與自身認知有衝突，便不會從常識尋找答案，而是先看看相關官方規章如何說，並以此為唯一標準。這可參考社會學家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所言，學校經常通過種種隱性課程，如課程設計、設施、儀式、校服等讓微權力（micro-power）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分，時刻規訓個體行為，使之成為「溫馴的身體」（docile body），無意識地服從權力，並習以為常。

誠如黑格爾所言：「存在即合理」。也許，《字詞表》極端規範所訓練出來的大眾意識，正是它存在多年，怨聲載道下還被持續推行的原因。

撰文：梁亦華\_香港教育大學項目主任